

柳袁照
著

一二所学校的百年故事一

教育是什么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柳袁照

著

一所学校的百年故事一

教育是什么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欧阳国焰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是什么:一所学校的百年故事/柳袁照著.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7-5041-9147-2

I. ①教… II. ①柳… III. ①苏州第十中学—校史
IV. ①G639.28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6824 号

教育是什么 一所学校的百年故事

JIAOYU SHI SHENME YI SUO XUEXIAO DE BAINIAN GUSHI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527
传真	010-64891796	网址	http://www.esph.com.cn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68毫米×239毫米 16开

印张 12.75

字数 170千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

教育是什么？这个最简单、最普通的问题，还需要问吗？尤其是我们的校长、教师，每天都在学校里做着教育的事情。但有时，最简单、最以为人人都知道答案的问题，是最讲不清楚的。我们不用教科书上的语言，是否能凭自己的感悟，个性化地表述出教育是什么吗？至少我不能。这几年，我天天想着这个问题。今天，看到校园草丛里的一簇小花，我似有所悟，教育不就是这簇小花吗？虽不起眼，也要盛开，盛开得自自然然。我一直推崇泰戈尔对教育的诗意的诠释。他说，教育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这簇小花，虽然弱小，但浑身焕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教育不也如此吗？无论是高贵，还是低贱，只要是生命都要让它绽放。

尊重生命，以生命呵护生命。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是完美的、独特的“这一个”。教育就是要呵护他们，尊重他们，包括为他们的成长创设条件，捍卫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尊严。这簇小花，引发我对教育本质的思考。今天的价值取向，在日常的学校生活中，是不是被扭曲了？我与我们的先辈一样，也是主张崇尚自然的。我去年出了一本书，取名为《清泉石上》，意在表明教育要如“清泉石上”一样，自自然然。唐朝诗人王维有两句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以为教育就是要追求这样的境界。

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是教育的神圣、神奇之地，对每一个孩子都应当充满爱，充满关怀，把他们当成天才来珍爱，当成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上苍之恩赐来培育。很荣幸，我所在的学校，就是这样的一所学校。当年叫苏州振华女校，今天叫苏州十中的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08年的历程，历史的气息、文化的气息与教育交织在一起。古树名木与小花小草交相辉映，自然之状态与百年人文传统，如树林成荫，大气古朴。40年前我曾在这里读书，感受这里的一切，12年前我担任了这所学校的校长，继续感受这里的一切。浸润与体验，使我真正认识与体会了什么是教育，什么是真教育、大美的教育。那就是，合乎道德的大善的教育。

我虔诚地对待这所学校，阅读校园，阅读校史，其实，是阅读这个校园里的每一个人，历史的、现实的每一个人。他们是这所学校的主人，是在这个校园（能让内心柔软的地方）成长起来的生命，或大树，或小花小草，都是鲜活的、能让我感动的生命。师生们都以自己独特的生命成长状态，阐释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平等的。我写他们，记录他们，阐述我对他们的理解，试图揭示他们对我的影响。正因为他们帮助我成长，我的生命才变得更有价值。

三年前的新春第一天，我在学校值班。新春的第一朵花盛开在校园里，老树上的旧枝也绽出了新芽。我内心充盈，对这个校园充满着爱和感恩，满眼是美景，如苏州园林般的画景，需要对每个与这个园子有关的人交流、倾诉，随即我写了一首小诗，“在这个园子里，遇见你，是个幸福的开始”。我对每一朵花、每一棵草、每一块石头致意。这是我对这个园子最幸福、最美好、最直率的表白。“你”是谁？是老师，是学子，是曾走进又走出的每一位校友，是每一个与这个校园有关的人。“你”是谁？为何我们不能再拓宽一些视野，不能把它看成是教育，看成是日常的、完整的、幸福的校园生活？

我在这里，一年一年走过，当时只是感觉漫长，而今走过，再回首似乎仅是一瞬间。斯园、斯人、斯事，对我来说，都是生命中的珍藏；旧时光、新时光，对我来说，都是美好难忘的时光；瑞云峰、老桂花树，对我来说，都是教育的记忆。我把本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看成是生命——属于我的，更是属于这个校园每一株草木的蓬勃生命。

柳袁照

2014年5月22日

自序 /1

辑一 斯 人

三先生王季玉 /2

蔡元培的振华情缘 /13

曾在西花园演讲的胡适 /18

兼职教师苏雪林 /21

老校长杨绛 /24

“麦子女圣”沈骊英 /32

费孝通与恩师沈骊英 /42

“月季夫人”蒋恩钿 /45

“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 /51

李政道回母校 /55

院士贝时璋与“中国的贞德”陆瑾 /58

校友叶梅娟、张羽的故事 /62

那些“准校友”的故事 /69

夏郑安老师走了 /74

桂秉权老师与《此情未已》 /79

亦师亦兄徐玉卿老师 /85

寂寞的葬礼 /90

布衣秦兆基老师 /95

我的第一个语文老师 /100

钱振邦老师搬家了 /105



辑二 斯 事

- 瑞云峰的千年往事 /110
- 旧雨来,今雨亦来 /116
- 苏州织造署的往昔与现在 /121
- 穹窿山的记忆 /125
- 行走在春天 /127
- 谛听天籁 /133
- 真水无香 /137
- 从母校带走一生的财富 /140
- 12月31日的迎新联欢会 /144
- 校园是什么 /149
- 爱的磁场 /154
- 浑然天成的文化精魂 /157
- 爱意在校园弥漫 /165
- 我与七班的故事 /168
- 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 /178
- 我在“最中国”的学校 /181
- 在这个园子里,遇见你 /187

辑一
斯人

三先生王季玉

她是 20 世纪初一位留学归国，一心从事教育事业，又充满爱心的女性；她是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三先生”的蔼然长者。她就是苏州振华女校（今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以下简称“苏州十中”）的校长王季玉。

2007 年，我们曾为王季玉校长召开了教育思想研讨会，那年是她去世 40 周年。她 1918 年担任振华女校校长，直至 1958 年，整整 40 年。在我的心中，她永远是我们的校长，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我与王季玉先生虽然未曾谋面，也未曾做过她的弟子，但先生的形象和那一段尘封的历史却早已熟稔于心。那些汇集在校史馆的历史，当用心和眼睛逐一阅读和瞻仰时，原先悄然隐身其内的人和故事，便带着饱满的生命质感，一一复现。且让我们一起回顾三先生壮阔的人生画卷。

一、先生之志

王季玉，1885 年出生于苏州的名门望族，是明代文人王鏊的后代。其父王颂蔚，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其母王谢长达不仅知书达理，而且思想开明。王季玉是他们的三女儿。19 世纪的中国，正值清朝末年，国运衰败，新学渐兴。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又深受母亲新思想影响的王季玉，有感于当时女界沉沦的状况，脑海中“非教育不能救国”的思想越来越清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后，王季玉便远赴日

本学习英语、数学、物理等课程；接着又赴美国，考入蒙特霍克女子大学，专攻文学；毕业后，又考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生物学，荣获理科生物学博士学位。

生活如同一棵长满可能的树。回想当年，季玉先生在国外留学的那一段日子，或许也就孕育了日后的种种可能，人生的坐标或许也就在那时已然定下。

就在季玉先生海外求学的日子里，其母王谢长达女士在国内做出了一个勇敢而艰难的决定：创办振华女校（以下简称“振华”）。那时的旧式女子，往往把希望寄托在丈夫、儿子的身上，夫荣妻贵、母凭子尊，并没有属于自己更远大的精神追求。但是王谢长达内心却涌动着一腔爱国情怀，把强国作为自己的梦想。在振华 25 周年校庆的讲话中，她表达了自己当年的初衷：“长达窃不自量，愤国势之凌夷，怜女界之沉沦。”于是，一所女子学校便在苏州小巷中悄然起步。这所学校，诞生在灾难深重的年代，承袭了这片土地上的忧患；这又是一个宿命，中华女子千年的梦想，百年的抗争，都丝丝缕缕地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江南土地之上。



◎ 王谢长达女士

1918 年，王季玉先生学成归国。她既有博士学位，又兼学文理，知识全面，是当时国内奇缺的人才。各大学相继发来聘书，她完全有条件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但先生并不仰慕名利地位，婉言谢绝了各大学之聘，继承母志，致力于办好女子学校，为妇女解放提供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这时母亲王谢长达年事已高，王季玉毅然承担了这一重任。先生当初或许也没有想到，一句承诺，就此将她的一生定位在了这个不起眼的角落，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割舍。那时的季玉先生，已过而立之

年；三十而立，对于一个女子而言，已是美人迟暮，可是却反证了终身奉献的赤诚——把自己的青春、才智和全部生命都献给了这所学校，像一个守灯塔的人，执着地维护自己的信念。而这一守候，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梳理一下岁月的脉络，我们仍旧能够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先生身上的那份执着。中国女子，自古就被剥夺了平等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和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女子无才便是德”禁锢着社会各阶层女性的思想。把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志向，从办学入手，让下一代女性摆脱愚昧，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担，这正是季玉先生现实而又充满浪漫激情的想法。

季玉先生着手把小学扩充为中学，当时振华没有获得任何政府的资助，完全是一所民办学校。王氏母女手里所拥有的只是多方募集的 1000 余元资金，数间租借的民房和仅有的五名学生。在筹建中学初期，急需大量经费改造校园、添置设备。季玉先生四处奔波，募得修建费用 12000 余元。这些钱，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上是一笔大的款项，可是结合当时的物价指数，这些钱同比折算下来相当于现在的 160 多万元。一个弱女子、一个女校长，要做到这一切，该付出多少辛劳啊！

王明贞，与振华同年的百岁老校友，是国内外知名的资深理论物理学家。她告诉我们，王季玉校长对振华的感情是别人无法理解的。振华当时是一所民办学校，办学经费很拮据，需要季玉校长与校董们百方筹集。为此，王校长曾多次到美国在亲朋好友中为办学募捐。她常穿一身粗布衣衫，亲戚嫌她穿戴太寒酸要她打扮得时尚些，可王校长总是无暇顾及自己，所得捐款都如数用于办学。王明贞还说，她 1954 年回国时，车旅费几乎都不够用，但随身却带有 4000 美金，这笔钱是王季玉校长募捐所得，一直暂存在美国的亲友处，无人敢动用，她也如此。王明贞回国以后，立即把这笔钱交给王季玉校长用于办学。50 多年过去了，百岁老校友王明贞叙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还是那么动情。

一个女子与一个时代的教育是如此这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女

子为中国女性办学，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女权思想和人格精神，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妇女的伟大觉醒；同时也意味着把女子和男子放在同一起跑线上，女子应该同男子一样，对社会和国家承担同样的义务，自然也意味着要享受同等的权利。当年的振华女生，正是在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鼓舞之下，栉风沐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从振华走出去的女革命家、女社会活动家、女科学家、女医学家、女文学家、女教育家、女新闻记者，可以排出长长的一串名字：沈骊英、王明贞、王淑贞、何泽慧、杨绛、彭子冈、陆瑾……

作为后人，我们对先生当年的心胸和志趣唯有揣度而已，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初先生留洋归国时，若只一心做她的学问，江南女子的历史也许会就此重新改写吧！

二、先生之爱

所有的风景都会拒绝一部分人，而偏爱一部分人；所有的人，生来都会属于不同的风景。而先生的风景，注定就是这一方校园。当年季玉先生瞩目于振华女校，就像阿基米德眼中那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它的价值，不在于多么抢眼，也不在于多么崇阔，而在于顺天承势，得心应手，把一己的才情抱负，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最大限度。

终其一生，季玉先生虽然没有开创世俗意义上的鸿篇伟业，但是她很博大。这博大，来自她思想的通透、心境的豁达，还有她广博的爱心。

她继承母志，全身心地投入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她终身未嫁，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这所学校。她担任校长期间，处理校务有条不紊，对学生要求既十分严格，又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由于办校有方，学校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江苏省颇负声望的一所女子学校。

季玉先生既是学生敬畏的严师，又是她们的挚友，许多学生都保留着这样的记忆和印象。据杨绛回忆，季玉先生每天一大早开朝会，总是很严



肃地出现在课堂上，向学生训话，强调振华要“实事求是”。然后，大小事情一一讲评。上课，她很认真，自己执教生物、英语，即使生病也不离开讲台；利用课外时间给学习吃力的学生耐心补课。可是每当到了吃饭、课间休息时，她就笑眯眯的了。学生可以跟她开玩笑，用杨绛先生的话说，就是“完全打成一片了”。季玉先生是学生物的，对学生的伙食毫不马虎，亲自为学生配制营养餐；她还坚持与学生同桌吃饭，这也是令其他学校的学生非常羡慕的一件事。

历经半个世纪的寒暑，先生一如既往地以校为家，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而她自己的生活，则是异常节俭，她住在学校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室内仅有一床、一桌、一只箱子而已。先生经常自嘲：“我没有任何嗜好，以看书报为消遣。”先生常常忘了自己，心中装着的全是学生。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经常得到她的资助；平时她常到学生的宿舍里，看看学生的被褥是否暖和，问问她们生活有什么困难；周末或假日里，她一定会去宿舍看望没有回家的学生，不断嘘寒问暖，甚至说两句笑话，逗得学生喜笑颜开，忘了在学校的寂寞。

每年寒暑假，先生总会邀请从各地回家的校友来学校聚会。她亲自布置会场，放上平时舍不得吃的糖果，在长桌的一端，准备好一厚沓废纸。校友们陆续入座后，都不会忘记先拿一张废纸折成一只小方盒，以便放果壳。在读书时，在季玉先生的引导下，她们不随地乱扔纸屑、笔屑的习惯已经养成。先生在和学生交流的同时，还不忘指定一位校友做记录，日后再容她细细回味。在学生心中，季玉先生既是严师，又是慈母，振华的老校友们都说：“我们很爱很爱季玉先生。”振华校友、长期担任先生秘书的袁敏事就曾在文章中深情地回忆：“她嫁给了振华，振华给她带来了众多的女儿，亲如骨肉。”^①

费孝通是我们的校友。很多年以后，他回到母校，在《念振华女校》

^① 柳袁照. 百年流响 [M].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15.

中这样说：“我离开振华已经三十多年了，其间又经过了抗战的八年。原已经成长的振华，经过打击、破坏，也似乎停顿了一期。但是我再来时，季玉先生却还是三十多年前的三先生。她伸着手拉我说：‘孝通，你还是这样。’我也说：‘季玉先生，你也还是这样。’她笑了，笑了，笑里流露出她的愉快，笑里也告诉我三十年前所不能了解的一切。”^①

然而，如果说先生对于她的学生、对于她所寄予厚望的这所学校的关爱仅仅局限于此，那么，先生的形象未免显得苍白而单薄。种种资料显示，季玉先生更为关注的是她的学生们未来人生的定位。先生认为，学校应该为学生的发展服务，既要让学生具备升学的学力，让更多的女学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还要让无财力或学力进大学的学生具备服务社会的技能。她仔细研究女子从事的各个行业，以设计职业教育的学科课程，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为她所挚爱的学生们点亮了生活的明灯。

大爱无言。在先生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先生内在人格中折射出的大爱是一种宽松、宽容，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先生愿意竭其所能把学生头脑中创造的火种点燃。在先生眼中，人的头脑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储存火种的地方，而要找到火种并将其点燃，更需要一种超越传统师生定义上的情感。

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个逆风前行的理想主义者最博大的爱的体现。

三、先生之神

因为心系天下，眼界自然开阔，神气自有不同。在先生为一方教育奔走呼号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引领振华不断前行的那种理性与精神。

1912年9月，季玉先生进入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蒙特霍克女子大学学习，学校的自然景观和布局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从她归国后营建振华女校校园的理念和日常管理中，不难看出母校蒙特霍克女子大学校园文化带

^① 范小青，秦兆基，瑞云韵语[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225。

给她的启示。

在蒙特霍克女子大学，季玉先生虽然没有学习教育课程，但是那里的教育氛围，包括一些细节，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蒙特霍克女子大学的学生到大二时，就策划着毕业时为母校留点什么纪念物。季玉先生主持振华以后，几乎每届学生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在毕业之时为母校添上一亭、一轩、一石。如今，当你漫步在苏州十中校园里的时候，随处可见、触手可及前辈校友留下的手泽，便会自然地承接几十年前虽风雨如晦但仍弦歌不辍的那份精神。

在1936年的振华校刊上，有这样一段表述，“本校以培养青年充分知能，使学行完美，体用兼明为宗旨”。可以说，这是季玉先生对振华教育理念的精准表达。本着这样的理念，季玉先生引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先进的课程设置方式，加强基础学科和科学、艺术教育，开设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体育、图画、音乐等课程，强调英语教育的重要性，开设高要求的英语课程，用英语教授理科课程，同时，也不降低国学传统文化课的要求。从高二年级起，实施文理分科教学。课程分必修和选修两类，必修课程强调基础，选修课程意在“适应学生个性与需要”，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各项能力。课程内容丰富多彩，学生有充分的选择空间。如此理念，即便在今天的教育界内，仍然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1918年，先生归国执掌振华之时，“五四”前夕的中国，在最浓重的黑暗里有无数的思想和力量交织而行，潜流暗涌。独具慧眼的季玉先生，并不满足于仅仅招募传授基础知识的教职员工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作为一名女子教育的先行者，先生站到了一个新的瞩望高度，延请各高校的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将大学精神引入了这所当初并不起眼的江南女校。在振华初创的历史上，我们能看到那个时代一长串站在学术潮头的名字：蔡元培、胡适、竺可桢、李根源、贝时璋、俞庆棠、王佩净……

从季玉先生的身上，我们还看到知识界先贤们在时代变革中所达到的历史高度。他们既严格地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又从容地引入外来文

明。中西文化在先生经营的一方土地里都结下了硕果。先生的教育理念深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和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的影响，把西方的现代教育观念和中国传统的儒学教育观念糅合到一起，并且赋予特定的时代精神。她构建了一种民主自由的教育环境，让学生接触社会，自由地吸收各种思想营养，以促进个人的精神成长，期待学生比自己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是季玉先生对教育教学精神的最高追求。那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襟，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豁达大度。在先生的眼中，思想自由是学术独立的前提，学术独立是探求科学真理的保证，学术不应该受到功利和权力的羁绊。因此，振华自创立伊始就从海内外广延名师，造就了文化交融、思想激荡、各种学派竞显风流的生动局面。在这所学校，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交流、碰撞，不同的学术风格可以找到各自的生长空间，而这也正是振华为各方才俊和无数学子热切向往的重要原因。

振华何幸，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季玉先生这样一个领航人。1936年，在振华成立30周年的纪念会上，蔡元培来了，竺可桢来了，就是在振华堂，季玉先生做了三十年来校史报告，她喊出了振华要“造成国家有用之人才”的教育最强音。创办之初，虽为女子学校，却毫无脂粉气，反而更为注重科学教育。振华女校的学生，对于抗日战争的远景、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有着合乎理性的思考。科学素养的教育使得振华学生崇尚科学研究，向往科学探索；而扎实丰富的人文教育，又使振华学生具备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在她们的青春印记中，包含着“敢为天下先”的爱国激情，这种激情历经岁月砥砺，不仅没有丝毫消退，反而沉淀为一种先锋的文化品性。她们不但具有在民族危亡中轰轰烈烈挺身而出的深挚情感和爱国热情，更有一种沉下心来全心全意谋求科教强国的理性精神。

在振华的学生中，不乏国家各个领域中的精英。而当我们惊诧于这条庞大的人才链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季玉先生，永远是这历史之链上无法摘去的一环。